

目 次

批林批孔掀高潮颜廷奎((1)
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打响了王 森 ((5)
向林彪、孔丘猛烈开火	(8)
中央首长派人到咱连常 安 ((10)
早春的雷鸣王德祥 ((12)
咱工人批孔最内行张桂根 ((14)
怒火高万丈 史 塔 ((16)
批林批孔挥战笔(三首)上海港工人((18)
咱为社会主义开大道朱金晨 毛炳甫 ((20)
批林批孔战到底邓传信 张 信 ((22)
亿万把钢刀齐出鞘陈德来((24)
古塞怒火钟淦泉 袁治平 何锦池 (
烈火熊熊刘鹏春(
军营怒火	(34)
批孔咱是硬笔头马怀盒 ((36)
批林要批孔(彝族新民歌) 李耀宗整理 ((38)
大批判栏赞吴涤生((39)
不获全胜不收兵	' A1 \

矿工街	(43)
满腔仇恨喷出来	
林彪与孔丘王方武	
砸烂一切害人虫李福成	(48)
两具幽灵信的一个"教"王亚法	(50)
向林彪、孔老二开炮(三首)股光兰	(52)
"天才论"踩在脚下边贾明锁	(54)
清算"仁"字血泪账 ······黄声孝	(55)
"仁"、"爱"的背面 ····································	(62)
地主的"仁"胡忠军	
战士批判会 童嘉通	
砸烂复辟的鬼八卦李瑞明	
罪恶的见证(二首)郭树荣	(71)
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斗 陶嘉善	(76)
洪流滚滚孙广达	
坚持乡村胡 欣	
火红的心张武斌	
挥戈冲锋王思宇	
去县城路上	(89)





批林批孔掀高潮

解放军驻津某部 颜廷奎

雷声滚滚,迎来又一个战斗的春晓, 批林批孔, 掀起又一个革命的浪潮。

茫茫九派,多娇江山, 响彻批林批孔的冲锋号角!

一万朵红霞,一万枝碧竹, 化作熊熊烈火、支支梭镖。

毛主席挥手, 亿万人上阵, 隆隆炮火, 射向那孔丘林彪!

平炉旁,怒火和炉火烧得多旺,彻底焚毁反动思想的枷锁镣铐。

田野上,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一起,

挥锹舞镐直捣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

军营里,老红军和新入伍的战士,已经把批林批孔的檄文写好。

校园内,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 挥笔怒写一篇篇批林批孔的批判稿。

啊! 怒潮滚滚,奔腾呼啸, 旧世界的堤坝在涛声中崩溃、塌倒。

什么"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历史的车轮岂能向后倒跑!

什么"生而知之"、"天马"、"至贵", 这全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的胡说八道!

什么"上智下愚","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世界历史是千百万奴隶所创造!

工农兵大军攻无不克、所向披靡, 批得何等深呵,说得何等好!

多少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 钢铁的脚步踏碎了"变相劳改"的谰调。

多少革命干部在"五·七"干校得到锻炼, 闪亮的银锄铲掉修正主义的根苗。

多少小将冲破"师道尊严"的桎梏, 教育战线一片春色,分外妖娆。

亿万工农兵向反动思想宣战, 浪涛激流中涌现出一代英豪。

啊!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啊! 数无产阶级风流人物,且看今朝!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亿万人民心中扎根,祖国大地生机勃勃,红日高照。

大庆的骏马正率领万马奔腾, 大寨的红花正焕出万花争俏。

钢铁的长城巍然屹立, 革命的战歌如大海的波涛。 让帝修反在我们面前发抖吧,时代的千钩捧定要将一切魔鬼横扫!

让阶级敌人在我们面前哭泣吧, 历史的铁扫帚定要把一切污泥浊水除掉!

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打响了

上海玻璃厂 王 森

"打倒林彪!" "打倒孔老二!"…… 汽锤,擎起铁臂怒吼, 钢钎,舞着烈火声讨。 看,在炉台、在车间、在矿井、在码头…… 一场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打响了!

转炉旁啊,烈焰腾腾, 炼钢工心头怒火燃烧—— 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 "仁"字背后满是滴血的屠刀。 扫妖雾,肃流毒, 是渣,就必须清除掉! 啊,耳畔钟声当当, 眼前钢水滔涡, 我们是历史的主人,

我们要将整个世界改造!

布机前呵,巨澜滚滚, 纺织女工的吼声地动山摇—— 旧社会给我们套过一身枷锁, 相走想再让我们戴上脚镣手铐。 宣扬光起,上脚镣手。 谁开历史图车就把谁打倒! 呵,马达擂着战鼓, 布浪卷着校象千万发炮弹, 一齐对准林彪、孔老二开炮!

地层下呵,惊雷隆隆, 采煤工个个仇恨难消—— 过去,这儿曾是黑暗的深渊, 穷兄弟的自骨越堆越高…… 而今,怎能再容害人的"天马", 在"万人坑"上筑起林家王朝。 呵,煤海翻涌,电钻咆哮, 每条巷道都是批林批孔的前哨, 每条本思想指挥我们战斗, 扫尽一切豺狼虎豹! 江河两岸呵,风暴呼呼, 码头工胸中掀起了狂飙——想叫我们再背"三座山",是做梦!想让我们重吃二遍苦,办不到!想让我们重吃二遍苦,办不到! 和家铺子要似底砸烂,林家铺子要坚决踩倒!呵,革命航船谁也休想阻拦,座座港湾红日高照,我们装不尽社会主义的硕果,我们却不完文化大革命的捷报……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汽锤,伴我们高声欢呼, 炉火,随我们尽情跳跃。 看,时代列车正昂首飞步,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迅跑,迅跑!

向林彪、孔丘猛烈开火

广州钢铁厂 吕 宇

愤怒的声音,象千钧雷霆, 战斗的檄文,似万门重炮; 阶级仇恨点燃了胸中烈火, 沸腾的钢水卷起滚滚怒涛!

什么"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什么"克己复礼"、"唯此为大"…… 呸! 全是反动阶级的复辟之道, ——安图倒转历史车轮的悲鸣哀号!

批林批孔,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 是插向帝修反心脏的一把钢刀; 是一场阶级对阶级的搏斗呵, 是一场伟大革命的风暴。

翻开历史的篇章看看吧!

反动派谁不把孔丘的破烂奉为至宝? 孔孟之道就是没落阶级的精神支柱, 林彪手上的一把杀人软刀!

孔老二曾为复辟奴隶制呼号奔走, 林彪时刻梦想在中国建立林家王朝。 戳穿它,两个骗子的阴谋伎俩, 粉碎它,封资修的明碉暗堡!

冲锋! 我们满怀仇恨,一腔怒火, 战斗! 对准林彪、孔老二猛烈开炮! 为了无产阶级江山春光常在花更红, 誓把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批倒!

中央首长派人到咱连

解放军某部 常 安

中央首长派人到咱连, 送来了党的关怀和温暖, 送来了朝霞一朵朵, 送来了阳光一片片。

送来了一杆杆批林批孔的战旗, 送来了一支支斩妖除怪的利剑! 毛主席的号令就在耳边响, 连队就是批林批孔第一线。

我们的刺刀戳败过日本侵略者, 我们的枪托捣毁了蒋家阎王殿! 战士的手,不管是拿枪和拿笔, 都经得住战斗的考验!

能文能武才算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有勇有谋才能保卫无产阶级江山; 我们满怀激情向着北京发誓言: "毛主席啊! 您的战士时刻听从您的指挥去作战!"

早春的雷鸣

首都钢铁公司 王德祥

伴着漫天的飞雪, 传来早春的雷鸣。 响彻万里神州, 滚过千山万岭; 荡涤一切魑魅魍魉, 洗刷千古"圣道"、"黑经"!

呵! 这哪里是早春的雷鸣! 这是七亿人民批林批孔的吼声! 来自钢城、矿井, 来自哨所、军营, 来自学校、商店, 来自公社社员的家中……

呵! 这雷鸣,这吼声,

化作飓风翻卷, 汇作怒潮奔腾—— 将肃清林贼的流毒, 将驱散孔老二的亡灵, 将反击一切复辟倒退, 将粉碎帝修反的黄粱迷梦!

咱工人批孔最内行

太原印刷厂 张桂根

师傅赵二娃, 年已五十八, 批孔会上把言发, 句句好象霹雷炸! 他说: 孔老二是个啥? 咱没见过他。 古今中外有人捧, 说他是"圣人", 什么"先师""思想家"。 我看呀, 孔老二活象一条狗, 专给主子摇尾巴。 什么"上智下愚", 什么"生而知之", 全都是狗屁话!

怒火高万丈

兰州卷烟厂 史 塔

妇女参加大批判, 锋芒直指"孔家店", 胸中怒火高万丈, 杀声阵阵滚雷电。

孔子虽死两千多年, 林彪孔子一线拴, 念的都是"复辟"经, 梦想历史车轮倒转。

孔子肚里藏蛇蝎, 林彪口里射毒箭, 贩卖"男尊女卑"黑货, 想给咱妇女身上套锁链……

毛主席领导咱站起来,

咱妇女能顶"半边天", 苦中苦换成甜上甜呵, 岂能容"孔孟之道"再重演!

高举革命红旗, 向林彪、孔老二开战; 战歌入云斗志昂, 咱要保卫无产阶级铁江山!

批林批孔挥战笔

(三 首)

上海港工人

砸碎林贼复辟梦

码头工人批林孔, 百里浦江怒潮涌, 个个浪头挥铁拳, 砸碎林贼复辟梦。

批林批孔挥战笔

搬山移海万吨力, 批林批孔挥战笔, 一行一道防修墙, 字字句句反复辟。

飒爽英姿女闯将

飒爽英姿女闯将, 批林批孔上战场, 一手托起半边天, "三纲五常"一扫光。

咱为社会主义开大道

上海市基础工程公司 朱金晨上 棉 八 厂 毛炳甫

任悬崖拦路, 任峭壁挡道, 批林批孔打先锋, 手挥风镐,腰杆一挺站前哨!

"不准复辟倒退!"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大山随咱一起振臂高呼, 风镐和咱一起愤怒声讨……

哒哒哒! 捣溃"克己复礼"的谰言, 掐断林彪复辟的回头道, 哒哒哒! 击碎了政变的"天马"骨架, 摧毁了黄粱梦里的"林家王朝"。 电闪——雷鸣, 云起——风号, 文化大革命烈火锻就的风镐, 敢打敢拚火爆爆。

没有征服不了的山头, 没有逾越不了的堑壕; 捣毁林彪的反动堡垒, 咱为社会主义开大道!

批林批孔战到底

解放军某部 邓传信 张 信

擦完一杆枪,接过一支笔,口令是"战斗",标题是《批林批孔战到底》。

灼热的笔呀, 散发着战斗的火气; 仇恨的胸啊, 熊熊怒火高燃起!

回望哨所, 睁着警惕的眼睛, 走进宿舍, 充满战斗气息, "用大批判剥开林彪的画皮", "他们的要害就是'克己复礼'!"

呼声惊天动地,

笔下波涌浪急, 又是一个通宵未睡觉呀, 革命战士上了战场都是这脾气!

亿万把钢刀齐出鞘

浙江余杭县 陈德来

大字报, 象一尊尊大炮; 批判稿, 象一把把钢刀。 亿万尊大炮同怒吼, 亿万把钢刀齐出鞘, 对准林彪、孔老二, 开炮! 开炮! 挥刀! 挥刀! 什么"圣人"、"天才", 分明是吃人的强盗; 什么"克己复礼", 分明是妄想把历史颠倒。 工农兵最懂得恶和好, 工农兵最清楚该走哪条道; 林彪阴谋复辟开倒车, 我们决不答应决不饶。

大字报威力无穷, 批判稿就是锋利的钢刀, 要挖掉千年的脓疱, 要清除害人的毒草, 把孔老二的门徒林彪, 往垃圾堆里扫!

古塞怒火

广东东莞县虎门公社 钟淦泉 袁治平 何锦池大 岭 公 社 民兵

具有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东莞县虎门民兵,在一百三十多年前抗击英帝侵略者的虎门海滩上,满怀着对林彪、孔老二的无产阶级义愤,举行了批判大会……

抗英馆前, 焚烟池边, 批林批孔烈火燃, 声声吼雷撼动百里山川!

昔日—— 英帝的炮舰在我国领海横行。 虎门人民不畏强暴, 众志成城,古炮长矛把敌歼。

今天---

英雄的后代奔赴批林批孔火线, 不容林贼把祖国拉向倒退, 这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激战!

老战士抚摸着滚圆的古炮, 忘不了浴血鏖战的当年。 新民兵紧握锃亮的钢枪, 按不下胸中仇恨的火焰。

什么"礼之用,和为贵", 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这是阶级投降的谬论, 政治骗子卖国的谰言。

听,帝修反一片反共反华的鼓噪,看,新沙皇做梦都想敲开中国的大门。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我们心红胆壮志比钢坚!

南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 沸腾的会场铁拳连着铁拳, 万炮齐轰修正主义, 直捣林家铺孔家店。 古塞燃怒火, 神州战歌喧, 为保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一直战斗到共产主义的明天!

烈火熊熊

---写在孔庙前

江苏泰兴县 刘鹏春

不知是哪一个遥远的年代, 路过的钦差大臣指手划脚。 说是孔老二在这里讲过学, 为纪念"圣人"要建一座孔庙。

村村摊钱,户户派捐,家家出人,谁不照办就被绑进黑沉沉的监牢。 穷人的血汗和着砖泥垒起了庙墙,抽打声中响起了孔庙落成的鞭炮。

多少年,在这泥塑木雕的孔丘偶像前, 土豪劣绅唱尽了独尊儒学的滥调, 多少年,在这"大成至圣先师"的牌位下, 地主权贵吟尽了欺世惑众的信条。

ī

就在那刻有"克己复礼"的梁柱上, 狗地主吊打过无力还债的穷苦大嫂, 庙堂里,受苦人发出痛苦的呻吟, 神坛上,孔老二的嘴角挂着一丝狞笑!

就在那写有"仁义"、"忠恕"的墙壁前, 地头蛇强迫白发老人把孙女当作地租抵交。 为逼老人在卖身契上画个"十"字, 他从孔老二的书案上拿来滴血的"狼毫"……

这孔庙里的朱梁画栋呵, 哪一根上没有穷苦人的斑斑血迹! 这孔庙里的青砖红瓦呵, 哪一块上没有穷苦人的泪痕道道!

铁证如山的事实教育了奴隶们, "孔孟之道"就是"吃人之道"; 鲜血淋淋的教训唤醒了奴隶们, 一定要树起造反大旗讨伐"孔妖"!

看,那庙院曾插过黄巢的"冲天"大旗, 那画栋曾挨过刘六、刘七的闪闪钢刀, 那殿堂里曾燃过红袄军点起的熊熊大火, 那墙壁上曾贴过洪秀全发布的讨孔文告!

然而,一代代农民, 并没能把孔老二彻底打倒, 每当一次农民起义过去, 孔老二的僵尸又穿上玉衣金袍!

一九四九年,天安门上升起了五星红旗, 我们把孔庙里的偶像牌位……统统清扫。 千年的奴隶从此站起来, 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

就在这里,我们斗争过贼心不死的狗地主, 因为他曾偷偷地到孔庙祷告: "孔圣人,我做梦都想念你, 望你保佑我夺回房屋、田地、财宝!"

就在这里,我们批判过阴险毒辣的剥削鬼,因为他暗中曾把"变天账"埋藏在孔庙。 "变天账"的封面上恶狠狠地写着: "富贵在命,复礼之日定能来到!"……

今天,孔庙前搭起了革命大批判的讲台,

公社大地回响着批林批孔的战斗口号, 就在当年地主豪绅祭孔尊孔的地方, 我们批判孔老二和他的忠实门徒林彪!

老贫农挽起衣袖露出一道道伤痕, 愤怒的吼声象春雷响彻云霄: "林贼挥舞'克已复礼'的黑旗, 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绝对办不到!"

老支书满腔怒火飞上眉梢, 摊开一张超《纲要》的大红喜报, "谁说劳动人民是愚昧无知的'群氓'? 闹革命,改山河,我们是革命英豪!"

民兵连长手握一根锃锃钢枪, 亮出从地主手上夺下的尖刀, "我们决不对阶级敌人施'仁政', 誓用战斗保卫万里江山红旗飘!"

插队知识青年挥动攥紧的铁拳, 声声话语荡起大江波涛: "彻底粉碎'学而优则仕'、'变相劳改'论! 我们为能当社会主义新农民感到无比自豪!" 当年,我们在这儿怒斥孔孟, 今天,我们在这里吹响批林批孔的进军号! 当年,我们砸碎了孔老二的偶像, 今天,我们要把林彪孔丘反动思想批臭批倒!

看!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 革命怒涛荡涤着反动的"孔孟之道"; 反动阶级废墟上的"孔庙"根基正被摧毁, 雄伟壮丽的社会主义大厦正日益增高!

军营怒火

解放军某部 喻 晓

山河处处战旗展, 座座军营烈火燃, 人人胸中涌怒涛, 个个笔下进雷电!

什么"仁者爱人", "仁义堂"都是阎王殿; 什么"三纲五常", 尽都是奴役人民的精神锁链!

林彪自命"天马行空", 一副奴隶主的嘴脸; 念念不忘"克已复礼", 分明是要复辟变天!

听,篇篇苦难家史在控诉,

看,道道鞭痕伤疤在发言。 谁敢把历史车轮倒转? 战士齐声吼,站起万座山!

绝不准黄世仁再重来, 绝不准重建"收租院", 绝不能再受二遍苦, 绝不能重开"人肉宴"!

水吶喊,山举拳, 战士口诛笔伐齐参战; 砸烂林家铺子、孔家店, 保卫社会主义艳阳天!

批孔咱是硬笔头

解放军某部 马怀金

战士李小牛, 放炮是能手, 爱点连环炮, 顽石越硬越要斗。

有名的大老粗, 人称硬"倔头", 批林批孔冲在前, 知难而进争上游。

"上智下愚"是骗人术, "生而知之"瞎胡诌。 为保江山万年红, 他要把孔孟黑话全批臭。

学习马列争分秒,

写稿熬干三灯油, 深钻就象打风枪, 发言犹如大炮吼。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把孔孟黑话全批透。 仇点火,恨添油, 小牛满腔怒火精神抖。

同志们夸他批得好, 他连连摆手说不够, "尊孔咱是门外汉, 批孔咱可是硬笔头!"

批林要批孔

(彝族新民歌)

中央民族学院 李耀宗整理

金沙江的冰水,从雪山流来; 苦荞的苦汁,从荞根长来; 黑彝①的鞭子,从土司拿来; 林彪的复辟经,从孔老二传来。

熊蜂死了,叮人的蜇不死; 豺豹倒了,扑羊的爪不死; 黑彝垮了,变天的心不死; 孔丘烂了,复辟的"经"不死。

打过山风②毒蛇,要痛打两头; 捉林涧狐狸,要严堵洞口; 治九寨黑彝,要捣毁奴隶制; 批骗子林彪,要狠批孔丘。

① 黑彝,凉山奴隶主的通称。

② 过山风,一种穿山越洞爬行极快的毒蛇名。

大批判栏赞

解放军某部 吴涤生

来自连队各个角落, 来自革命战士心窝, 凝聚着仇恨的雷霆, 迸发着愤怒的烈火, 一栏栏大批判的檄文, 好一派战斗队的风格!

批臭"克已复礼", 历史决不准开倒车; 剥开"仁政"的画皮, 砸烂吃人的枷锁; 一篇象利剑, 戳穿林彪孔老二的复辟阴谋; 一篇一篇似重炮, 轰向一对幽灵,两个恶魔。 一栏栏批林批孔的战斗檄文, 凝集着仇,进发着火; 一排排大批判专栏, 象威武的战士执枪挥戈, 保卫着无产阶级专政, 保卫着社会主义祖国。

不获全胜不收兵

大庆油田 赵德水

仇恨满胸膛, 怒火高万丈, 工农兵是主力军, 挥戈上阵打豺狼。

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林彪这个复辟狂, 想叫历史开倒车, 篡党夺权作帝王。

复辟小丑你梦想, 历史车轮谁敢挡! 林彪一伙想较量, 粉身碎骨粪土扬。

清流毒, 灭臭气,

"孔孟之道"要涤荡; 熊熊烈火万道光, 牛鬼蛇神无处藏。

批林批孔摆战场, 四面围剿"复辟狂"。 不获全胜不收兵, 彻底打胜这一仗。

矿 工 街

开滦煤矿 孙 贵

矿工街,放异彩, 煤山灯海百花开。 条条电线是琴弦, 家家门前是歌台; 三代矿工同步伐, 包出捷报产四海。 阳光灿烂心头照, 街口挂着毛主席的语录牌……

想过去,街上住着宪兵队,日寇的刺刀来回摆;塌房悬绳索,迫死妻和孩;矿工面前飞鞭影,背上压着要命债;林贼要我们回到旧社会,

满腔怒火滚滚来……

可工街,沸腾的海, 批林批乳震山崖。 大批判专栏炮声隆, 家家在街上上, 站在街头看未来, 五洲风雷满胸怀, 亚扫除一切害人虫, 昂首阔步朝前迈……

满腔仇恨喷出来

北京永定机械厂 杨俊青

大步闯上批判台, 林彪孔丘脚下踩; 一个字,一团火, 满腔仇恨喷出来!

林彪与孔丘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王方武

孔丘——林彪, 林彪——孔丘, 一根黑线千年长, 拴着两条丧家狗。

一个复周礼, 一个投苏修, "克己复礼"二重唱, "复辟"老调常伴奏。

都把人民当粪土, 都对革命恨如仇, 千年同做一床梦, 想叫历史长河水倒流。

江山多娇美如画,

哪容历史长河水倒流?! 七亿人民一声吼, 风雷滚滚撼神州。

高举马列千钧棒, 穷追猛打落水狗, 铲尽毒草化肥料啊, 禾苗万年绿油油!

砸烂一切害人虫

解放军某部 李福成

炉火燃着恨, 大锤带着仇, 脚踏风云讨林贼, 手托雷霆炸孔丘。

什么"克己复礼", 就是复辟复旧, 什么"中庸之道", 就是要我们永远作马牛。

旧社会的辛酸苦辣, 我们早已尝够; 地主阶级的"仁爱之心", 我们早已看透。

资本家的皮鞭,

抽烂了多少工人的皮肉; 地主老财的大斗, 吸干了多少穷人的骨油……

历史的悲剧, 绝不能重演, 时代的车轮, 碾碎毒蛇猛兽。

炉火烧得更旺, 锤声响得更骤, 砸烂一切害人虫, 誓叫红旗飘全球。

两具幽灵信的一个"教"

上海电焊条厂 王亚法

孔老二——贼林彪, "志"同又合"道", 两具幽灵—— 信的一个"教"。

- 一个要恢复"礼治",
- 一个炮制"571",
- 一个狂吠"天生德于予"。
- 一个叫喊"我的脑袋长得好"。

同样的论调无处兜销, 同病相怜卷包儿逃跑; 师傅——流窜列国受唾弃, 徒弟——在温都尔汗把命丧掉。

哈! 什么"上智"、"超天才"。

怎禁得革命的铁拳狠敲! 都变作千古的反面教员, 往历史的垃圾箱里抛!

向林彪、孔老二开炮!

(三 首)

安徽肥东县 殷光兰

复辟、"复礼"一路货

苍蝇爱落臭屎窝, 强盗和土匪差不多, 林彪投拜孔老二, 复辟、"复礼"一路货。

不靠"天命"靠革命

掀掉头上三座山, 而今一步一层天, 不靠"天命"靠革命, 跟着毛主席永向前。

呼啦抬起半个天

"三纲五常"铁锁链, 缠住妇女几千年, 毛主席为咱开枷锁, 呼啦抬起半个天。

"天才论"踩在脚下边

山西大寨大队 贾明锁

茧手泥腿庄稼汉, 推倒高山造平原; 江南山水移大寨, "天才论"踩在脚下边。

清算"仁"字血泪账!

黄声孝

口是大炮笔是枪, 批林批孔上战场。 要诉"克己复礼"万般苦, 要算"仁义道德"血泪账。

那年美蒋发动打内战, 要搬弹药要运枪, "仁义大爷"下命令, 抓我当差用绳绑。

机枪箱子象棺材, 炸弹重得象抬丧。 腰杆压得如弯弓, 背上扛着大山梁。

太阳晒得筋骨痛,

饿得口里黄水淌, 汗水淋淋象泼油, 头顶皮鞭啪啪响。

"仁义大爷"坐在望江楼, 电扇吹得骨头凉, 玻璃杯中装"人血", 桌上放着左轮枪。

我们罢工不肯干, 把头大嚷"赶快扛!" 码头工人怒目睁, 杠棒一举齐反抗!

"仁义大爷"露凶相: "都是一些共产党! 哪个敢把命令抗, 尝尝我这'鸡腿汤'!"

不怕压,不怕枪, 把那军火扔长江。 "仁义大爷"歪狗嘴, 宪兵狗腿开了枪! 峡风呼啸:"要伸冤!" 江涛怒吼:"要告状!" 伤的抬着死的走, 仇恨烈火烧胸膛。

来到法院抬头看, 八个大字写在屏风上: 左联是:"仁义礼智", 右联是:"除暴安良"!

尸体没有抬进门, 拥来黄狗一大帮: "谁告仁义大哥的状, 除非脑袋提手上!"

话没落音哨子响, 又是警棍又是枪, 原告倒打八十板, 五个指印落在我脸上。

他骂我们:"犯上作乱!" 他骂我们:"无礼愚氓!" 他骂我们:"聚众造反!" 他骂我们:"咆哮公堂!"

这是什么"仁"呵, 这是什么"义"! 被杀的有冤无处伸, 受害的告状反遭殃!

公堂公堂, "除暴安良", 打开一看, 尽是阎王!

含着恨,离公堂, 流着血,恨满腔: 为什么工人打死白送命, 为什么官家狗死也烧香?

"仁"字扇, 遮着的是笑面虎, "义"字衣, 包着的是黑心肠, "礼"字旗, 裹着的是杀人刀, "智"字囊, 装着的是剥削账! 要报仇,要讨债, 要抬头,要天亮, 跟着毛主席跟着党, 工农要把政权掌!

红旗一举天地动, 三座大山化泥浆。 毛主席给我们撑了腰, 顶天立地站东方!

十里港口笑颜开, 破烂码头换新装; 装卸实行机械化, 江边草窝变楼房。

当年公堂改工厂, 昔日奴隶把家当。 民兵荷枪把岗站, 日夜警惕打豺狼!

斗争换得幸福来, 斗争赢得天地亮。 今天生活甜又香, 未来的祖国更富强。

林彪妄想搞复辟, 阴谋诡计来篡党, 抱起孔老二的破灵牌, 自吹"天马"想当皇上。

孔丘是吃奴隶的虎, 林贼是吞工农的狼。 要是"克己复礼"又重现, 全国都是杀人场!

多少奴隶会在"仁"下死, 多少奴隶会在"礼"下亡, 多少奴隶饥寒难度日, 多少奴隶逃亡走他乡……

握紧笔,上战场, 坚决要打好批林批孔仗。 历史不准朝后退, 船头永远向前方。

造敢"复礼"和复辟,

我卷起长江怒涛冲魔王; 谁敢篡党夺权当"天子", 我搬万重巴山将他来埋葬。

斗则进,退则修, 斗争的烈火烧得旺。 跟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走, 神州永照红太阳!

"仁"、"爱"的背面

苟 泽 邦

来到地主庄园, 门首高悬一块巨匾----上面大书"仁"和"爱", 朱漆金粉染了又染。

推开朱门进去,露出了"仁"、"爱"的背面: 庄园本是魔窟, 一片阴风惨惨!

那血盆似的大斗, 把多少穷人的骨髓吸干; 那鹰爪似的秤钩, 把多少穷人的脊骨钩断。

阴森森的水牢里,

多少穷人含恨而死; 飘着腥气的屠刀下, 多少穷人血肉飞溅!

穷人的鲜血啊, 浇灌了"仁者"的花圃; 穷人的尸骨啊, 堆砌了"仁者"的石山。

穷人的汗水, 筑起了"仁者"的"幸福"; 穷人的白骨, 拨响了"仁者"的琴弦……

"仁"何在?"爱"何见? 地主杀人不眨眼! 这就是孔丘要复辟的"礼", 还用"仁"、"爱"装门面!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春天, 林彪又吹起了孔丘的毒焰, 妄图将历史的车轮倒转, 把地狱重新搬回人间! 祖国的天地阳光灿烂,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 七亿人民掀起革命的狂澜, 荡尽林彪、孔丘的破烂!

地主的"仁"

解放军某部 胡忠军

地主的斗上刻着"仁", 爷爷借粮度春荒, 一斗粮食八升八, 粮食七分沙三分。 刻着"仁"的斗——虎狼口啊, 不盛粮食光盛恨!

地主的算盘上刻着"仁", 爹去还粮磕干囤, 算盘一响利滚利, 全家的血汗一口吞。 刻着"仁"的算盘——杀人刀啊, 害死多少穷苦人!

地主的屋里贴着"仁", 始当丫头受欺凌, 挨打受觥瘦如柴, "仁慈匾"下逼死人。 贴着"仁"的屋——恶魔窟啊, 进屋如进黑牢门!

地主的嘴里喊着"仁", 叔叔抗债把斧抡, 雪夜被抓无寻处, 血染白雪东山根。 喊着"仁"的人——刽子手啊, 两只魔爪血淋淋!

我们的心头有对"仁"的仇恨, 我们的身上有"仁"的刀痕, 林彪又念起"仁慈经", 哼! 怎能骗得住我们?!

战士批判会

解放军某部 童嘉通

虎步登讲台, 犹如进阵地! 字字喷射复仇的火, ——战士在出击!

轰"天马",斩"先圣", 批林批孔志如钢! 谁说战士不识鬼? 听!曲阜的战士剥画皮:

"俺家住在'孔府'村, 世辈受奴役! 谁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孔'?! 呸!'孔'家历来分阶级!"

大邑的战士吼声急:

"地主庄园每块砖瓦滴着穷人血! 水牢里侥幸活下来的人, 最懂'复礼'是'复辟'!"

· i

一声呼呵,千声应, 万千铁拳高高举! 看,五个战士上台集体批, 五个民族:黎、壮、藏、羌、彝!

· 通知 · 注册 · 通

in the second of the

镣铐、钉凳、钢丝鞭…… 小木呷,手捧"木鞋"痛斥敌: "林彪、孔老二的'仁政'是什么? 杀人吃人,豺狼披人皮……"

呵, 奴隶的苦, 贫农的泪…… 烧得战士心头情更激! 批判会就是审判台, 横扫林、孔如卷席!

The Arms Arms of

砸烂复辟的鬼八卦

——记二七老工人的发言

二七机车车辆厂一李瑞明

一声霹雷炸, 全场暴风刮; 二七罢工的"老纠察": "我来说句话!"

要说话,未说话, 手托板斧染血花, 双眼射出胸中仇, 牙缝里蹦出心里话:

"林贼孔丘贼'仁义', 狗嘴里怎能吐象牙!" "刷"地撩起层层衣, 道道伤疤喷火花: "'德善堂' 逼得我卖儿女, '仁义铺' 把我亲人杀, 二七烈士血殷红, '仁者' 吃人'德' 是假!

"乌鸦佯装凤凰叫, 林孔老狼披袈裟—— 妄想复辟再吃人, 问问利斧怎回答?!"

板斧一挥风雷动, 怒吼声声震天涯: "'克己复礼'白日梦, 砸烂复辟的鬼八卦!"

罪恶的见证

(二 首)

济南机车工厂 郭树荣

虎尾棍

封建王朝赐给孔府虎尾棍、雁翅镋、金头玉棍,打死 人不犯法,不偿命,残酷镇压劳动人民……

> 嘴里唱着"仁义道德", 手里挥舞虎尾棍、雁翅镋、金头玉棍, 多少穷人在"虎尾"下妻离子散, 多少债户在"玉棍"下家破丧身。

这棍上的一道道花纹, 是穷人的血泪染成的伤印, 这镋上的斑斑锈蚀, 记载着佃户数不清的疤痕!

反动派与人民有什么共同的人性?

"圣人家"决不爱佃户、穷人, 打死人不犯法,不偿命, 这就是他们的"法律"条文!

林彪叫嚷"中庸之道……合理", 孔丘高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一件件"御赐"的杀人刑具, 揭穿了他们假仁假义的黑心!

林彪对孔孟之道心领神会, 妄想再把这虎尾棍"御赐"给牛鬼蛇神, 对林彪之流我们决不施仁政, 要坚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圣府"的斗

"圣府"的斗, 吃人的口, 填不满的无底洞, 量不完穷人的血泪仇!

"圣府"一席宴, 佃户百家愁, "圣府"年收租银七万两, 两两都是穷人的血和肉。

叛徒林彪, 妄想拿起这个斗, 叫"圣府"再把租米收, 让穷人重新把罪受。

拿起铁镢头, 砸烂这个斗, 把林贼孔孟批深透, 革命到底不回头!

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参观奴隶殉葬墓

解放军某部 曲 直

战士怀着悲愤的心情, 来到这奴隶殉葬墓前, 面对这惨不忍睹的事实, 蓦地把我满腔怒火点燃。

奴隶白骨上的条条刀痕, 如今还清晰可见; 一把把锈渍斑斑的铁锁, 还依然锁在奴隶白骨颈前!

这一具具奴隶的骸骨, 记述着多少奴隶的仇冤; 这一具具奴隶的骸骨, 揭示了多少奴隶的辛酸!

这一具具奴隶的尸骨,

铭刻着奴隶主的罪证如山; 这一具具奴隶的尸骨, 戳穿了"仁者爱人"的无耻谎言!

难道我们能够容忍那人间地狱, 让林彪重新搬回人间? 难道我们能够答应这历史悲剧, 今天还要在中国重演?

怎能让我们的父老兄弟的血肉, 再去做地主葬礼的祭奠! 怎能让我们的兄弟姐妹的生命, 再挣扎在地主的墓园!

林彪妄想复辟资本主义, 把祖国变作魔鬼的乐园; 要让苏修坦克的履带, 蹂躏祖国的大好河山。

擦亮我手中的钢枪, 压上那复仇的子弹, 谁想让祖国改变那鲜红的颜色, 子弹就会把他的胸膛射穿! 北京市政机械公司 陶嘉善

孔老二,真坏透, 把"中庸之道"来兜售, 林贼扬幡招亡灵, 说什么: "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呸! 这真是—— 一对浑身脓血的癞皮狗, 又丑恶,又腥臭!

工农兵,一声吼, 挥起革命的铁扫帚, 任凭骗子耍花招, 咱们早看透! 什么"和为贵", 分明是给咱戴上"紧箍咒", 听摆布,跟他走, 不许咱们斗! 让他们—— 开倒车,搞政变,闹复旧; 叫咱们—— 苦重吃,血重流,罪重受!

共产党的哲学 -----就是斗。 斗蒋匪,斗日寇, 斗美帝,斗苏修, 斗得敌人垮了台, 斗得帝修反直发抖; 斗出了一个新中国, 斗出社会主义春光似锦绣! 如今批林和批孔, 也是一场阶级大搏斗, 怀着恨,带着仇, 狠狠批,坚决斗, 斗得孔家店底朝天, 让那些黑货全发臭; 斗得骗子们无处藏, 象过街老鼠人人揍!

斗则进,不斗则退, 不斗则垮,不斗则修。 为了让---红色江山色不变, 烈士鲜血不白流, 子孙后代不变质, 手中钢枪永不锈, 就得要----敢于斗争顶恶浪, 敢于斗争反潮流; 就得要----跟天斗,跟地斗, 跟一切阶级敌人斗, 跟旧的传统观念斗, 斗上百年,千年,一万年, 直斗到----世界上帝修反被消灭, 直斗到----鲜红的太阳照全球!

洪流滚滚

——给知识青年

包头市内蒙二机厂 孙广达

东风鼓动你理想的翅膀, 红旗指引你前进的方向, 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 你们的队伍呀,浩浩荡荡!

雄赳赳,投入改造世界观的课堂, 气昂昂,奔赴战天斗地的战场, 到农村、到草原、到边疆…… 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

阶级斗争又添多少新战士, 老贫农的家史,把你们眼睛擦亮; 生产斗争又添多少新闯将, 艰苦创业,漠海深处稻花香…… 与工农结合是金光大道, 广阔天地,任你们展翅翱翔。 在这里,描绘祖国美好的未来, 在这里,把壮丽的青春献给党。

是谁说:"学而优则仕"—— 蜜糖里掺着孔老二的砒霜! 是谁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毒酒中泡着林彪的黑心肠!

那挥舞镢头的北京小伙哟, 那手握牧羊铲的上海姑娘…… 对准孔丘,甩出你的手榴弹呀, 对准林贼,举起你的投枪!

看吧,你们的队伍已掀起滔天巨浪, 将林彪和孔老二一起埋葬; 同时也告诉一切倒行逆施者, 革命的洪流谁也不能阻挡!

坚持乡村

七亿神州, 吹响了向旧世界宣战的号角, 广阔天地, 革命大批判的浪潮越卷越高。

毛主席亲手点燃的革命烈火啊, 在我们知识青年心头猛烈燃烧, 杀声震天上战场, 靶子对准孔丘、林彪。

我们手中的笔啊! 象犀利的长剑,似闪亮的钢刀, 所向披靡, 杀得林孔鬼哭狼嗥。

什么"耕,馁;学,禄",

什么"变相劳改", 什么"读书做官", 吠的一个调。

他们妄想把青年引向邪路, 背离毛主席的航道, 这真是痴心妄想, 一万年也休想办到。

农村—— 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与工农相结合—— 是革命化的康庄大道。

贫下中农以心血浇灌, 党的雨露滋润心田。 不做温室中成长的花草, 我们要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经风暴。

我们的斗争实践雄辩证明,林孔的谬论全是胡说八道。我们怀着一颗颗赤诚的红心,向敬爱的党把决心表:

坚持乡村, 就是胜利, 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我们走定了!

我们坚持乡村的信心 决不动摇! 但愿五洲四海红旗飘, 再干他一百年——何惧路遥、山高。

火红的心

----赞知识青年要求上山下乡的信

北京第十四中学 张武斌

这是信? 不! 这是无数颗赤诚的心; 这是字? 不! 这是革命的声音。 手捧着它, 只觉热血沸腾增干劲。

革命小将已行动起来。 听—— 在雄伟的天安门前, 有多少革命青年宣誓, 钢铁誓言传遍遥远的山村; 看! 五星红旗下多少青年, 在向祖国保证, 坚信的目光凝视着红旗上的五星。 灿烂的阳光, 照耀着我们青春的花朵。 我们青春的花朵。 我们要使有万紫千红。 手挽着手,心连着心,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 奔向我们战斗的岗位——农村。

这信,如千发炮弹,向林彪、孔老二猛轰! 喜看那—— 一代新人, 广阔天地万里红。

挥戈冲锋

——赞工人理论队伍

北京第一机床厂 王恩宇

满怀摧毁旧世界的战斗豪情, 肩负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生气勃勃的工人理论队伍呵,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挥戈冲锋。

孜衣一卷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 让光辉的火炬指引战斗征程; 一马当先狠批林彪和孔孟之道, 笔锋上,喷着烈焰,滚着雷霆!

把旧社会工人阶级的血泪家史, 化作痛击"克己复礼"的利箭弩弓; 用老工人饱含悲愤的斑斑伤痕, 汇成戳穿"仁爱""忠恕"的有力铁证。

旗帜鲜明,英勇奋战在最前哨,

红心相印,深深扎根在群众中; 让历史和现实的路线斗争经验, 在理论的宝库中升华、结晶。

挥舞钢钎,令灿烂金花盛开, 挥舞战笔,揭穿骗子原形, 能武——热汗浇绘宏图万卷, 能文——横扫妖雾豪气如虹!

让真理的春风吹红千树万枝, 推动着群众学习热潮澎湃奔腾; 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战线上, 看! 挺立着多少文武双全的哨兵!

胸怀着无产阶级的千秋大业, 高筑着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 理论队伍掌握着锐利思想武器, 手下战鼓不息,心上警钟长鸣!

满怀摧毁旧世界的必胜信念, 誓把上层建筑领域牢牢占领, 看我们宏大的理论队伍英姿勃勃, 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挥戈冲锋!

去县城路上

内蒙生产建设部队 旭 宇

东风舞绿杨柳, 红旗尽染桃花, 五十里柏油马路, 穿杨拂柳, 飞也似—— 大车一挂。

烧焦路边土坷垃:

滚滚车轮辗碎它!"